

林则徐的蒲城之行

刘仲兴

驰名近代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陕抚任内，曾专程来过蒲城，留下许多珍贵的文物墨宝。本文仅就林则徐此行的目的、时间及其主要活动，作初步探讨。

一

林则徐因禁烟问题，被清道光皇帝充军伊犁，后又被重新启用，署陕甘总督。不久，便接替邓廷桢，授任为陕西巡抚。从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初九到次年三月十六日（1846年8月30日到1847年5月14日），在任实际只有九个月。其间，林则徐因多年政务繁忙，操劳过度，身体更加瘦弱，曾奏请开缺，蒙恩准给病假三月。病假期间，林在何处诊疗休养呢，群众中广泛的流传着是在蒲城。

林则徐为什么要选定来蒲城度病假疗养呢？
其原因是离开省垣，可减少政务、人事的诸多干扰，蒲城又系渭北重镇，离省城不过二三百里，交通也较方便，宜于静心疗治。更为重要的是想趁此为他敬重的已故相国王鼎守心丧，并探望知交王仲山及其老母。加之当时陕西正遭大旱，关中地区以蒲城为最，乘便深入群众，了解灾情，安抚灾民。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崖，蒲城人。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一贯励精图治，“锐意兴革”，在禁烟抗英斗争中，成为禁烟派的首领和主将，也是林则徐禁烟活动的坚强后盾。当林则徐因禁烟遭贬，最后被遣戍伊犁时，他十分气愤。王此时正准备赴河南主持治黄工程，故奏请清廷留林则徐在开封河工效力，想为林争取一个立功“赎罪”，免戍新疆的机会，结果未能如愿。工竣还朝后，王鼎又冒死向道光皇帝力荐林则徐贤能可用，并当面斥骂投降派头子、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误国害民。当王鼎的建

议被道光皇帝完全拒绝后，王心情郁郁，愤时忧国，悲观绝望，怀揣遗疏，自缢于圆明园寓所。

林则徐对王鼎向来很尊重，常以师礼待之，特别是王鼎最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极力荐举自己而英勇献身的爱国行动，更使他感恩戴德，刻骨铭心，曾写了一副挽联来表达自己的这种感情：

名位显韩城，叹鞅掌终劳，未及平泉娱几杖；

追随思汴水，感抚膺惜别，还从绝塞动人琴。

林则徐还写了《哭相国王文恪公》诗二首，有“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等句，对王鼎一生的政治生涯和“尸谏”事，给予高度的评价。虽如此，似乎仍难表示自己沉痛心情于万一，

“伤心知己千行泪”，“只鸡无路奠桥公”，便是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林则徐来陕西担任巡抚，王鼎故里蒲城，离西安住所又不甚远，来往比较方便，因此专程到蒲城王鼎陵园亲自祭奠，

守心丧，以便了却多年夙愿。

王益谦（1784—1857）字受之，号仲山，系王鼎的从弟。曾在林则徐的故乡福建侯官等地做过知县，为官清正廉明，和林则徐素有交往，且常有诗词唱和，分别收录在林的《云左山房诗钞》和王的《太华山人诗存》中。“目断天南新露布，心悲岭表旧云貂”，便是1842年林则徐谪戍伊犁，途经关中时，在题为《和王仲山司马见赠原韵》一诗中的名句。其实1838年，当仲山迁升汀洲府同知时，适值丁父忧，返回故里，不复出仕。后从事乡梓教育，历主华州、渭南书院讲习，辛勤教授学生。他的兄长王之谦，号地山，曾做过湖北安陆知府，系林在湖广总督任内的部属。这时，弟兄二人皆辞官归里，修建了寿萱堂，奉养年老多病的母亲魏太恭人。因此，林则徐探望挚友和老伯母，亦属理所当然。

综上所述，可知林则徐的蒲城之行，显系一般的私人交往。但为王鼎守心丧，不仅是对与自己风雨同舟，舍己救人的老前辈的深切怀念，又

何尝不是对自己忠心报国，反被革职，谪戍边疆不平遭遇的心情的自我解脱呢？故林则徐此行，不免带有一定的秘密色彩。不仅未见诸于官方和私人的文字记载，遗憾的是连林则徐的这一时期的日记也未见到。虽然如此，我们认为他仍然是真实的，可信的，有以下事实可资佐证：

一、据原志军同志谈，解放前后，多次听到王鼎的玄孙王菊人，王仲山的曾孙王独清的至亲李绍符、李江波，以及解放前县志馆馆长李约祉等先生，均谈及林则徐专程来蒲城住仲山家为王鼎守心丧事，可知在王氏后裔中，这件事成为一条家传秘闻而世代传颂着。

二、林则徐为王鼎家和王仲山家书写了很多匾额、对联、扇面等。有些可能是在西安写的，但林则徐政务繁忙，人们不可能老去打扰他，只有在他来蒲城时，才能有暇书写，并以此自娱。其中“味兰书屋”匾，乃“道光丙午嘉平之望”即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可能正是林则徐在蒲城留住期间所书。

三、林则徐在次年三月九日的《陕省道光二十六年被旱各属分别缓征折》中，关于蒲城的灾情是这样呈报的：“惟蒲城县赤地居多，间有数处麦苗极形疏弱，经雨亦难期长发，而该县土性向止种麦，不宜杂粮，翻犁补种，仍恐无济，情形最重……”。聊聊数语，详尽而确切的描绘了蒲城的灾情。如果没有深入群众，实地考察，恐怕是难以写得如此深刻具体吧！

四、清道光二十七年春，林于西安致署富平知县李炜书，有“前月握晤”语。正月下浣，致蒲城知县沈功枚书，又有“旧腊别后”语。于此可知，林来蒲城时走的是西路，途径富平，曾与知县李炜“握晤”，在蒲城还曾接见过知县沈功枚。之后，沈即下乡救灾，“除夕尚在乡间”，故很少会见。当然，这两起会见，并不排除在西安会见的可能性（杨国桢编的《林则徐书简》第257、25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综上所述，不仅说明了林则徐蒲城之行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同时还说明此行的时间，大致在

清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中、下旬。按照中国人对“过年”的高度重视和风俗习惯，年节时，多在家中。很少远行，何况仲山老母魏太恭人病体危急，正月十四日即病逝，居此亦有许多不便，所以林在蒲城过年的可能性很小。至于确切日期，尚需待考。

二

林则徐蒲城之行的目的，是为故相国王鼎守心丧。按理应该下榻在城内西街“大人巷”（今名达仁巷）的相国府，不过王鼎之子王沅，正在北京翰林院任编修，老家多系妇孺，无人照应，诸多不便。所以，便下榻在离相国府不远的后巷，即权把巷王仲山家中。当时，地山、仲山弟兄，正辞官在家奉养老母。他们既是王鼎的从弟，又是林的老朋友，老部属，关系非同一般，对待远方来的贵客、上司，给予热情周到的招待，自不待言。

林到蒲城后，首先瞻仰了王鼎的故居，拜望

了师母孟太夫人，并亲到城西八里忽家村的王鼎陵园去祭奠。此外还为相府书写了匾额、对联、扇面等（惜多散失无存），充分表达了对王鼎的深切怀念和沉痛哀悼的心情。

蒲城知县沈功枚，闻讯后，免不了要去参见上宪，并汇报蒲城的灾情及救灾赈济诸措施。之后，即下乡抚民赈济，“除夕尚在乡间”，便不能再去参拜了。

林则徐住在仲山家中的“味兰书屋”里，闭门谢客，院内十分清静，很适宜疗养治病。平时既可和仲山弟兄谈诗论文，畅叙友情，了解灾情，评议时政，商讨安邦治国之大计，也可独自博览经史，赋诗习字以自娱。正是在此期间。林则徐为王仲山家书写了不少扇面、对联、匾额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充分反映了二人深厚密切的友谊。仲山的曾孙，著名文学家王独清在他的传记文学《长安城中的少年》一书中，称他的曾祖父“和林则徐是莫逆的朋友，并且还是烧鸦片事件中一个有力的参与者”。林则

徐曾给王的曾祖父写有许多信札。他的父亲王洋厚便“把它们看得宝贵得很”，也常拿出来在人前夸耀。除此，王的书斋中尚挂着林则徐书写的对联，还藏有三幅中堂，一套四幅的挂屏。还写道：“我们家藏的他的真迹还多得很。”又据在王家曾长期居住过的亲属谈，在三四十年代，王家的后楼上，有一口大箱子，全放着林则徐书写的中堂、对联、扇面等。可惜这些墨宝多已散失，所存无几，今天尚能看到的文物，兹分别简介如后：

林则徐书写的匾额有四块。第一块在大门口上方，工笔楷书横匾“观察第”（长192公分，高97公分），上款题“道光丁未春”（1847年），下款署“林则徐”。该匾是为仲山的四弟增谦（字静山）题写的，因增谦当时任宁夏道员，故尊称其为观察。第二块在南屋书房门上，行书横写“味兰书屋”的匾额（长168公分，高72公分），字体遒劲圆润，居诸匾之冠，后有竖写跋文：“束广微补南陔诗，以采兰兴奉养，取其馨

且洁也。仲山年二兄大人与伯兄地山太守，皆早辞荣禄，眷恋庭闱，诚多味乎众香之祖矣！仲山自颜其书屋，嘱余题之，因述其所志如右。道光嘉平之望。年愚弟林则徐识”。第三块给西厢房门上行书横写“槐荫山房”匾（长121公分，高39公分），上款题“仲山父台嘱”，下款署“林则徐”。第四块，在大厅内屏风上。金字黑底，楷书“慈惠徽音”的大匾额（长238公分，高112公分），上款题“诰封太恭人王府年伯母魏太恭人”，下款署“云贵总督年愚侄林则徐顿首拜书”（次年三月十六日林被任命为云贵总督，此乃四月离陕前所书写）。笔力圆转遒丽，气势端庄雄伟。除此，据传林则徐还书写有“寿萱堂”、“介祉楼”等匾额。

林则徐为仲山书写的扇面不少，惜多散失。1982年，蒲城县文化馆征集到一幅扇面，题词全文如下：

陆放翁谢事归日，优游里居，啸咏湖山，不慕夫外，最与紫阳朱子相契，《寄题武夷精

舍》诗云：“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翁新著书”。时文公方蒙伪学之禁，而放翁独不虑触讳，是虽不以道学名，而入道不为不深矣！《示儿诗》云：“平生学六经，白首颇自信”。又云：“闻义贵能徙，见贤思与齐”。足澄所尚。

仲山二兄大人正之

少穆弟林则徐

最后盖有两方小印，一为“林印则徐”，一为“少穆”。

林则所书扇面，书法遒劲圆润，自然流畅，给人以美的享受，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从题词的内容看，也非一般应酬之作。通篇流露了林则徐对南宋初年著名爱国诗人陆游（号放翁）的崇敬之情。这不仅因为陆游的诗作丰富，风格豪放，也因诗人主张抗战，充实军备，改革政治，一直受到投降派的压制，晚年虽退居家乡，而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林、陆二人，虽非同一时代，但两个人的政治抱负与不平遭遇，不无相似

之处，因而引起林则徐的极大共鸣。其次，林则徐也借陆游与理学家朱熹的真挚友谊，隐喻他与仲山弟兄之间的友谊。当林则徐因禁烟问题遭到一系列严重打击时，仲山弟兄曾给林则徐以精神上的支持与安慰。题词最后引用的“平生学六经，白首颇自信”和“闻义贵能徙，见贤思与齐”两联诗句，借以反映仲山弟兄不随波逐流，不附炎趋势，是非观念明确，贤愚界限可鉴的高贵品质，表达了林则徐对其称许，效法和共勉的真挚情感。同时，林则徐对陆游、朱熹以及仲山弟兄的“谢事归日，优游里居，啸咏湖山，不慕夫外”的无拘无束的隐退生活，流露出仰慕、企求的心理。

在此期间，林则徐还为仲山的《太华山人文集》作了鉴定，又为王地山所著《易爻引类》写了序言。次年正月十四日，王母魏太恭人病逝，终年87岁，十一月十六日葬蒲城县西门外，其墓志系由林则徐工笔书丹，署衔为“诰授荣禄大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御史、云贵总督、前陕西

巡抚、侯官林则徐顿首拜书”。墓志系方形石刻，边长74.5公分（铭文系光禄大夫、协办大学士、潍县陈官俊撰文）。

在王仲山家中，发现有关林则徐的文物竟如此之多，在其它地方还属少见，它足以说明林则徐蒲城之行的真实性以及二人关系之深切了。

附录：林则徐为王鼎、王益谦之诗作

蒲城王定九协揆（鼎）七十寿诗（四首）

中和节启乐熙台，帝锡蕃厘寿宴开，
烂漫天书光相镜，氤氲仙醴酌春杯。
函关云气瞻西极，阁道星文炳上台，
杖国年高偏却杖，拜恩刚自讲筵来。

梁山华岳早鍾英，世业青箱旧有名，
槐树生庭占列戟，梅花得句兆和羹。
觚辰射策离金管，荡节抡才握玉衡。
合与阿乡传盛事，蒲城相策继韩城。

度支管领一星周，更总云司典爽鸠。
赞画戎机心翼翼，平章钧轴度休休。
师干摄职兼三辅，节使巡行半九州。
四十年来中外望，济时真作巨川舟。

文昌上宿本前身，降卯刚宜二月春。
家庆已闻鸣和鹤（谓哲嗣登贤书），
戎功曾见象图麟（平定回疆纪功绘象）。
楼台欲起仍无地，药石全捐若有神（指去年
病起事）。

复旦卿云盈尺雪，喜逢熟酉庆生申。

注：此诗作于道光十七年初（1837年）

壬寅二月祥符河复，仍由河干遣戍伊犁，
蒲城相国涕泣为别，愧无以慰其意，
呈诗二首

幸瞻巨手挽银河，休为羈臣恨荷戈。
精卫原知填海误，蚊虻早愧负山多。

西行有梦随丹漆，东望何人问斧柯？
塞马未堪论得失，相公且莫涕滂沱！

元老忧时鬓已霜，吾衰已感发苍苍。
餘生岂惜投豺虎？群策当思制犬羊！
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难忘。
公幸身保千钧重，宝剑还期赐尚方！

哭故相王文恪公二首

才锡元圭告禹功，公归遵渚咏飞鸿，
休休岂屑争他技，蹇蹇俄惊失匪躬。
下马有坟悲董相，隻鸡无路奠桥公，
伤心知己千行泪，洒向平沙大幕风。

廿载枢机赞画深，独悲时事涕难禁，
艰屯谁是舟同济，献替其如突不黔。
卫史遗言成永憾，晋卿祈死岂初心，
黄扉闻道犹虚席，一鉴云亡未易任。

王仲山大令（益谦）以纸索书，
旋赠佳茗，且贻以叠韵四绝，依韵答之

笺洒鸾纹绢染鹅，俗书心手愧难和。
只应墨水三升饮，谁意头纲试赵坡（放翁
诗：“茶试赵坡如泼乳”）。

涛翻雪乳白于鹅，石铍松风入耳和。
分得琴堂清露味，一瓯邀月下兰坡。

笔陈君能擅鹤鹅，翩翩风格谱宣和。
凡姿合欽姜牙手，退笔如山学老坡。

新诗叠韵斗金鹅，珠颗轻盈玉佩和。
三碗搜肠吾易竭，莫教弩足骋长坡。

仲山复叠前韵再和四首

吟笺重叠戏群鹅，韵斗清新气自和。
莫更耽奇谐竟病，百东坡只一东坡。

熏人炎暑类蒸鹅，披拂金风乍觉和。
啜茗诵君新叠句，桂香侵案竹横坡。

东堂曾炙庾厨鹅，座有春风共饮和。
料得浮屠尖易合，为山初地只平坡。

鸢鸽安得并驾鹅，挑战频来会议和。
欲解重围须健者，午庄惭愧小儿坡。

（午桥庄有小儿坡，君前诗及小儿汝舟，故云。）

注：以上两诗，均作于道光八年到十年，
即1828—1830年间。

和王仲山司马见赠原韵

昔时蛮獍懷神谟，收取余皇不待呼。旋拟阶
前舞干羽，翻闻海上失蓬壶。诸天孰使狂魔伏，
历劫滋惭老衲枯。西去逢君羨归计，循陔正写树
萱图。

紫维曾与永金朝，高论空嗟望古遥。目断天
南新露布，心悲岭表旧云輶。才微早与官俱退，
悲重翻教酒易消。别后诗篇颂却寄，便如老杜赠
韦迢。

注：此诗作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六
月，林则徐赴伊犁途经陕西时。